

花园夜色

□吉安

黄昏,我和女儿阿尔娜娜下楼,去一楼人家的小花园里旅行。

夏季,阴山脚下吹来的风,有让人愉悦的凉。晚霞以泼墨般的肆意与豪放,铺满了天空。整个城市变得开阔起来,花草树木浸染在明亮绚烂的光里。风吹出气象万千的云朵,天空和大地在耀眼的霞光中交融在一起,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瞬间照亮。

下班回到小区的人们,像进入梦幻城堡。于是晚饭后,人们便将日间的琐碎全部忘记,驱拉着凉拖,打开后门,走进自家的小花园,在霞光中弯腰劳作。而我和阿尔娜娜,也在此时下楼,开启了花园的旅行。

整个农委社区有32栋楼,每栋楼有3个单元、6个小巧的后花园。我和阿尔娜娜沿着大大小小的花园逐一逛过去,逛到最后,常常见一轮明月升上天空,夜幕完全笼罩了城市,家家户户的灯盏次第亮起,一只猫在夜色中爬上墙头,一转眼又消失在幽深的巷子里。

每个由老人掌管的花园,最后都会变成瓜果丰盛的菜园。老人们喜欢播撒下黄瓜、茄子、豆角、尖椒、番茄、胡萝卜、韭菜、大葱、白菜,甚至玉米、土豆和地瓜。就在一公里外的老百姓市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便宜的蔬菜出售。但老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将他们对于土地的爱,以瓜果蔬菜的形式,植满小巧的花园。有时,番茄和尖椒挂满了枝头,来不及采摘,也享用不完,就挂在那里自然地老去,风吹过来,它们干枯的身体在枝叶间摇摇晃晃,发出亲密的私语。老人站在垄沟背上,倒背着手,骄傲地注视着这一小片天地,仿佛农民注视着自家翻滚的麦田。每一根黄瓜,每一个茄子,每一头大蒜,每一株玉米,都浸润着老人的汗水,珍藏着她(她)在这里度过的所有的黎明与黄昏。

偶尔,老人脸上也会闪过一丝琥珀色的哀愁,他(她)想起自己生病的时候,因为疏于管理,花园现出衰颓的景象。这盛夏的荒凉让老人对生命生出眷恋,于是他(她)拖着虚弱身体,细心地为每一株蔬菜浇水,又将它们枯萎的叶子小心翼翼地剪下,埋入土中。打理一新的菜园,在落日的余晖下熠熠闪光。如果侧耳倾听,每一片叶子,每一枚果实中,仿佛都有饱满的汁液在汩汩地流淌。这生机让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现出光芒。

有时,我和阿尔娜娜会推门进去,道一声好,问候劳作的老人。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微微笑着,摘下两个红得透亮的番茄,或者顶花带刺的黄瓜,打开从房间里引出的水管,洗干净后递给我们。黄昏最后的光,正悄无声息地掠过碧绿的菠菜、细长的豇豆、高高的葡萄藤蔓,白昼与黑夜完美交融。这高楼大厦环绕下小小的菜园,以寂静朴素的诗意,将我们打动。

继续向前,夜色愈发浓郁。次第打开的灯盏,让我们看到花园另外的。有一户人家的花园里,长着一株高大的沙果树,隐约可以看见浓密的树叶间,有绿色的沙果闪烁。树下安放着一干净的石桌石凳。石桌中间摆放着一个素雅的蓝色花瓶,花瓶里插着两支月季,一朵已经绽放,一朵尚在含苞。蔷薇爬满了栏杆,栏杆下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茂盛的花朵。格桑花,百日菊,月季,鸢尾,朝颜,海棠,杜鹃,丁香,红掌,虎皮兰,三角梅,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夜色下看不清花朵的样子,却可以嗅到满园弥漫的香气。花园小径的另外一侧,是健身器械,一个高高的单杠上,悬挂着一架秋千,如果坐在上面荡入夜空,一定可以回到美妙的童年。

我和阿尔娜娜隔着栅栏望着这片童话般的可爱天地,忍不住推开门,在夜色下的花园里悄然行走。我们坐在石凳上,嗅了嗅花瓶里淡雅的月季,又隔着花朵,心有灵犀地对视一眼。我还起身,借着客厅里昏暗的灯光,摘下一枚青涩的沙果,阿尔娜娜放在鼻尖下深情地闻了闻,而后将这枚宝贝放入兜里。风吹过来,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月亮挂在高高的夜空,将清幽的月光洒遍整个大地。恍惚间,我和阿尔娜娜好像在家自的花园里,所有的花朵都为我们怒放,客厅里坐着的也是我们相亲相爱的客人,秋千在月光下等待着一个孩子高高地荡起。这一刻,整个世界隐匿在小小的花园里。

我们于是起身,走向梦幻般的秋千。我和阿尔娜娜轮流坐在上面,用力地推动秋千,将彼此一次次送上想要快乐喊叫的半空。但我们屏气凝神,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这无声无息的快乐,在夜色的掩映下,快速地发酵,溢出小小的花园,而后淹没整个洒满月光的城市。

风且吟听

晨钟里的草木轮回

露珠儿凝聚在野鸽子花的蕊尖,阳光穿透晶莹的水滴幻化出五彩光影。披散着长发在草地上疯跑的野丫头,好奇的双眸中放射着光芒。被露水打湿的宽大腿管,把我懵懂的童年带进梦乡。草原的时间挂在草尖上,优美的故事静静流淌。

我睡梦中的家乡灯笼河草原静卧于燕山余脉与大兴安岭南麓交汇处的臂弯里,海拔2000米以上。它北接乌兰布统,西邻河北围场,是悬挂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最西端的一枚星子。灯笼河是蒙古语“登努日高勒”的谐音,汉译为沼泽地之河。

车轮碾过新铺的柏油路,那些曾将公路撕成碎片的雨季泥石流,已被钢筋水泥驯服。亿合公的炊烟刚在晨曦中舒展,杨树沟门的羊群已化作后视镜里的云烟,汽车飞驰而过的声响惊飞了草尖上的蚂蚱。我摇下车窗,让带着清冽气息的风灌进鼻腔,闻着多年未变的牧草香,忽然就热了眼眶。路两侧的高草比记忆中矮了许多,却依旧在风声里穿着相同的灰衣裳。

风车在碧空下划出优美的弧线,像上天遗落的竖琴,将游子的心跳捕捉,编成归乡的小调。当大风车近距离出现在转弯处时,它庞大的白色身躯切割着湛蓝天幕,叶片投下的阴影在草原上匀速转动,恍若时光本身。记得八岁那年和小伙伴们趴在麦垛上数星星,听爷爷说“风车是谷仓的守护神”,那时的风车很小很小,立的老村的打谷场边,转动时发出老旧的咯吱咯吱声。然而,此刻钢铁巨人伴着风声发出明亮的尖叫,像谁在辽阔天地间吹响了遗忘多年的骨笛。

记忆突然在花影中裂成碎片,牧草起伏的波浪里闪过几点雪白,不知是谁家转场的羊群在草海里露了行踪。看着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那混着牛粪的烟火气,更让人归心似箭。

晨雾还未散尽,灯笼河早已被露水占领。草尖挑着的露珠圆滚滚闪着晨光,铃铛花倒挂的紫钟形凝着浑圆的水珠,稍一碰触便会跌进泥土里。我蹲下身,看那滴悬在草尖的露珠正倒映着翻涌的云烟,恍若整个草原、整个天幕都被揉进了这透明的魔镜里。

露水顺着裤脚爬上来时,我踩疼了一小片叶子,每一枚果实中,仿佛都有饱满的汁液在汩汩地流淌。这生机让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现出光芒。

有时,我和阿尔娜娜会推门进去,道一声好,问候劳作的老人。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微微笑着,摘下两个红得透亮的番茄,或者顶花带刺的黄瓜,打开从房间里引出的水管,洗干净后递给我们。黄昏最后的光,正悄无声息地掠过碧绿的菠菜、细长的豇豆、高高的葡萄藤蔓,白昼与黑夜完美交融。这高楼大厦环绕下小小的菜园,以寂静朴素的诗意,将我们打动。

我居住的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某段,行道树中榆树颇多。北方地区到处可见的榆树,即使是长叶的季节,比起青翠如烟的杨柳,似乎有点老气,不引人注目。我出门经常跨过一座过街桥,桥头北侧的榆树枝丫几乎搭在桥栏上,触手可及。那天,我站在桥头细瞅,发现榆树枝条从芽口间长出扁豆大小绛紫色的苞蕾,像是藏着什么秘密。老乡管它叫“榆娃娃”。

不几天,榆娃娃饱胀破裂,满树的榆钱笑盈盈地绽放开来,绿中泛黄,薄似蝉翼,嫩若翡翠,仿佛用丝线串起来的铜钱。这是榆树一岁中最芬芳最光亮的时候,引得路人纷纷驻足。一对年轻夫妇领着五六岁的孩子经过,见大人们观赏,便仰头问爸爸妈妈是什么?爸爸折下一小枝,摘几片榆钱摊在手掌中说:“你看,它小小的薄薄的圆圆的,多像金灿灿的铜钱啊!它既是榆树的花,又是榆树的果,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榆钱’。”然后,爸爸揪几片放在自己嘴里咀嚼起来,又

中的草原就是这个样子:薄雾是流动的纱幔,每颗露珠都藏着万物的渴望。

前面那道著名的“石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两山夹击的隘口在冷兵器时代至关重要。前车扬起的尾气里混着羊粪的味道迟迟不肯散去,我才惊觉这辽阔的天地间竟也拥堵了。越野车的巨大引擎声碾过晨曦,旅游大巴的轰鸣震落了花枝上的晶露,牧民的勒勒车却远在时光之外。车轮碾过碎石的咯吱声仍循着旧车辙,像在重复祖先的谚语:那些被车轮啃噬的草皮,百年后仍会记得疼痛。“车辙是草原的经络,每一道深痕都刻着雨水的走向、牧草的长势,还有



灯笼河草原风光

毛风全 摄

牛羊踏过的四季。”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爷爷的忠告。此刻,我看着那台横冲直撞的车辆在草原上划出新鲜的伤口,忽然懂得那些古老的车辙印,本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

金莲花畔的时光琥珀

农历五月十三的晨雾还未散尽,灯笼河的敖包已在经幡翻飞中醒转。露水未干的草滩上,宰羊的汉子在桦木案上利落剔骨,新鲜的羊血渗进草皮,引来了盘旋的海东青。最勾人的是那几口并排支起的大铁锅,沸水翻滚间,手把肉的鲜香飘满了草原。

人们总说灯笼河的羊肉好吃,营养丰富,却不知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的中草药。当羊群隐身于草海,它们啃食的不仅有羊草和针茅,还有蒲公英的茎叶、黄芩的紫花、金莲花的橙瓣。这片海拔2000米的牧场本就是一座天然的优质药材库,130多种中草药在这里茁壮生长。艾草用挥发性的辛香抵御虫害,甘草在根部囤积着

甜素,连最不起眼的地榆,叶片背面都藏着止血的单宁。老辈人笑称这里的羊“白天嚼着四物汤,夜里卧在六味地黄丸上”,这话若落在旁人耳朵里像句玩笑,可落在草原人心里,却是对这方水土的褒奖。

我盯着一朵金莲花,看它如匠人锤锻的金箔闪着灿烂的光芒,边缘微卷,托着鹅黄色的蕊心在风里轻轻摇晃。记得爷爷的搪瓷茶缸里,晒干的花朵总在沸水中舒展成半开的睡莲,那清苦和着野蜜的香,曾是我童年对抗咽痛的良方。

曾几何时,盗挖药材的镐头成了草场的噩梦。那些背着蛇皮袋的人循

故乡草色青

□于丽红

着根系的走向刨开表皮,柴胡的主根往往能扯出半尺深的洞,黄芩发达的根系会在地表留下蛛网般的裂痕。草皮本就像婴儿的皮肤般娇嫩,每道伤口都要数十年才能结痂。但此刻,我站在高岗上望过去,新草已织就密实的绿毯。

穿过金莲花织就的金色隧道,敖包前已人声鼎沸。十三座石堆如星子般散落,传说中的故事被风揉碎在石头的纹路里。

金界壕的土垣像条沉睡的巨蟒,黑色的夯土层间嵌着辽金时期的陶片和生锈的箭镞,被风雨磨得发亮的基石,依稀能辨出当年边堡的轮廓。《金史》里记载的“壕坚深丈余,墙垣高数尺”早已坍圮成断续的土垄,却仍有苍耳与狼尾草在夯土缝隙里扎根,它们用每年新发的嫩芽续写着比传说更久远的史诗。

当人们将哈达系上敖包的树枝,经幡的五彩流苏扫过我眉心的瞬间,我恍然明白,这些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迹才是真正的时光琥珀。金莲

横枝上,不加选择地边摘边往嘴里塞,还神气十足地晃来晃去。待自己解了馋,在树下伙伴的再三催促下,折断榆钱繁密的枝条抛下来,在地面等待的孩子你争我抢,大块朵颐。榆钱生嚼在嘴里,有一股甜丝丝的黏滑劲,清香

榆钱

□孙虎原

候,嫩绿的榆钱就挂满枝头,特别诱人。榆钱绽放,对尚无绿意的家乡来说,是春的信使,是最美的景致——五六片重叠为一簇,一串串压弯枝头,微风掠过,轻摇慢摆,给春天增添了无限活力。

孩子们的心早已不在家中,飞到高高的榆树梢。只见大一点儿的孩子光着脚丫像猴子一样爬上榆树,骑在粗壮的

炊乡烟土

花年复一年在金界壕遗址上盛开,各民族的足印与历史的演进,最终都沉淀成了草原清晨呼吸间的平仄。

河之源的双重变奏

晨雾在三岔档山的草甸上徘徊时,两汨清泉正从青苔覆盖的石缝间渗出。少郎河与羊肠河的源头不过马路大小,泉眼如经年的琥珀浸在蓝盈盈草织就的地毯里,水珠跌落的声响惊醒了蛰伏的小兽。三百年前康熙祭祖的传说早已模糊在赛罕庙的皱纹里,整块花岗岩凿成的庙宇像枚被时光磨亮的印记,巨石表面的浮雕早已被风雨磨平,唯有庙前的玛尼堆年年被新开的野花环绕,闪烁着与历史同样悠久的光泽。

国有农牧场的马厰遗址隐在白桦林深处,残木上的铁环还晃着旧日的蹄音。那些来自百岔川的铁蹄马,曾用铁铸的四蹄叩响过烽烟,唯有牧场上的老阿爸仍记得,马鬃上凝结的寒霜如何在冲锋时碎成满天星斗。如今水泥路上驶过的越野车取代了战马的嘶鸣,但若你凝视草原上的风车,会发现它们旋转的节奏与当年马群奔跑的韵律吻合,这是风与大地签下的契约。

半农半牧的自然村落里,拖拉机与小汽车并排停靠在牛粪堆旁。麦麦田在山风中翻涌着青色的波浪,牛群在圈舍里反刍,我的发小正用智能手机查看牧草价格。此时,传统与现代、复古与科技

在完成优雅的对接。

牛粪火舔着锅底,羊腔子在沸水里舒展着筋骨,山花椒的麻与盐粒的咸渗入鲜肉的肌理,牧民媳妇用石臼把韭菜花捣碎,做成手把肉的酱料。游客们围坐的折叠桌腿陷进草皮,不锈钢餐具与银制马奶酒壶碰撞出草原新的交响。

后山的风力发电机群在暮色中列队,叶片切割晚风的声音与记忆中的鹿鸣重叠。俯瞰炊烟袅袅的村落,水泥巷陌与传统敖包和谐共生。当最后一块手把肉在唇齿间化出醇香,我才懂得这片土地的真正魅力,它从不是静止的符号,而是像西拉木伦河的流水一样,在接纳现代文明的同时,始终守护着水草丰美的自然密码。

暮色四合时我拍下的照片里,蒙古包的灯光碎成星河。看着牲畜在围栏里安卧,牧草与岁月依然释放着醇香,风也在河之源的褶皱里,翻动着属于未来的诗章。月亮羞涩地跃上天幕,而我抚摸草尖上的年轮,比月光更靠近我的故乡。

草原上的萨日朗

□阿娜儿

见不得,露珠从萨日朗反卷着的花瓣上瞬间滑落雨滴也是它在荷叶上打滚的样子像极了三岁的其其格脸上的泪珠都是浑圆之物都是干净之物这,多么让世人欢喜

庆幸啊,骑着白马的苏和在夏日,六月或七月当我依然热衷于倾诉在秋日,九月或十月当我依然在提笔写诗这首诗,密码一样的心事——

我把你奉还给科尔沁奉还给“写给苏和的49封信”多出的一封信——是心中的爱——这夏日里最自由的萨日朗……

萨日朗其其格——喊一声

萨日朗竟敢开放再喊一声你就笑盈盈地在我们中间了,真有趣

他们用散文我用诗歌与唐诗、宋词、乐府、元曲确认着你和绝句

像达贵诺尔一样

像霍林河一样这亘古的乳汁……

如水的母亲啊在海一样的大草原上没有比你更美的萨日朗……

在五月的风里

□刘朝伙

麦芒的睫毛很长在五月的风里轻轻颤动像极了母亲年轻时低眉的模样

我数着麦芒上的露珠每一颗都映着故乡的容颜老屋的炊烟在朝露里袅袅升起

父亲的手掌布满麦芒的划痕那些细密的伤口是土地赐予的勋章在麦浪里闪着微光

蝉鸣穿过三十年的光阴在鲁西南的黄昏一声声敲打我的窗根麦场上的石碾碾过整个童年

我站在异乡的麦田看风掀起金色的波浪麦芒的睫毛沾满思念的泪光

星诗空

汤青 摄